

## 第八次讀書會導讀資料

Yogev, Esther(2010). A crossroa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curricula in Israel.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7:1, 1-14.

導讀人：詹美華

### ◆導讀文章摘要

- 1) 問題背景：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歷史教科書出版在國內引起的爭論
- 2) 作者認為目前的以色列國內除了猶太復國主義論述（「從流亡返回故居建立政權」是猶太復國主義完成猶太人求生存所建構之一種新歷史的敘事）之外，缺乏一套堅定的中心思想可做為全民共享的論述，這個論述要能跟上 60 年來以色列社會變革的發展，同時能提供國家未來認同的基礎。
- 3) 透過學校的歷史教育正可以提供人們一種生命的延續感，和形塑共享過去的集體記憶。所以，學校的歷史教育成為一種知識的、社會的、政治的「實踐」；歷史課程成為一種關於集體記憶空間的「文化戰爭」，這個空間是基本國族認同和社會未來意象發生的「戰場」。
- 4) 由於學科研究的發展，歷史知識從以往的道德說教轉向開展歷史知識的視野，所以，歷史應該是(對過去人事物)講究方法與批判的研究？亦或應該是(對過去與當代)形塑心智態度的培養工具？兩者之爭成為歷史學科內在的緊張關係。
- 5) 當歷史課程轉化到歷史書寫與歷史教學也隨之產生內在矛盾性，一方面，對國家共同體的定義及個人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可與奉獻，歷史書寫與教學扮演著一種形成性的角色（即形塑集體記憶與認同）；另一方面，教歷史的目的是提供個人重要工具，以發展真實、獨立的理解，來挑戰當代社會和政治中不容爭辯與傳統慣例的一面。
- 6) 因此作者認為應培養學生批判的歷史素養，歷史素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洞察力：因為歷史敘事是由觀察者詮釋的一種開放性對話，透過洞察力將有助於闡明歷史敘事的不完整性。
- 7) 以色列歷史教科書的發展：

#### ◆ 1950~60 年代—「政治化的教育建制」的觀點

- (1)教歷史是為國家大業服務—人民就是軍隊，移民先鋒者的道德思想與精神，仍被保留下來並領導著國家教育的敘事。
- (2)教育是為一種目的—團結的任務擺第一，排除任何暗示舒適和放縱的價值體系；必要的自我犧牲和涉及的痛苦都是賦予生命意義；在鬥爭中連死都要有目的。
- (3)建立地方的共識—歷史課程試圖去建立一種地方的共識，連結以色列的新舊故鄉。以色列這塊土地被一種神話的、虛構的再現所

形塑，不是投射出一種歷史領土的實體，而是一種基於聖經和世代渴望的意象。

- (4)以寡擊眾、以少抗多是戰爭的基調—這種基調是支持以色列得勝者社會的中心思想；以寡擊眾合法化那些勝利者、榮耀了那些犧牲者，並建立起團結和振奮人心的模式，成為一統國家和社會的黏著劑；利用這種基調來慶祝各種勝利，並建立起這個動員社會的集體記憶。
- (5)好/壞人區分—學校教育系統明顯區分「我們」是「好」的以色列人、「他們」是「壞的」阿拉伯人。歷史課程和教科書對於猶太人—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是一種複雜、多邊的議題，並沒有提供整體性的解釋作為參考。

◆ 1970 年代—歷史教學逐漸形成傳統灌輸與批判分析的分野

- (1)教育系統卸下其制服—1967 年 Six Day War (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對阿拉伯國家的挑釁作出反應) 是以色列教育體系邁向成熟的開始，人們對以、阿衝突議題逐漸覺醒、進行直接接觸、相互研究對方世界，以加深彼此理解。隔年〈The Seventh Day〉小冊子刊行，點燃公共對話：我們參加的每場戰役和被告知的故事中，我們總是以弱擊強、以寡擊眾，但事實上從不同觀點看，我們是強者面對弱者。
- (2)1975 年新歷史課程—強調思考、紀律和價值，對傳統猶太復國主義「事實」的某些改變：神話的裂縫 (當猶太復國主義的移民開始時，巴勒斯坦一直都是荒廢的空地)、戰爭基調的挑戰 (許多數據資料挑戰 1948 年以色列獨立戰爭是以寡擊眾、以少抗多)。

◆ 1980~90 年代—傳統文化灌輸的教育立場與學者專家及學術圈希望培養批判的立場之間已有明顯的隔閡

- (1)非軍事化徵兆的出現—1980 年代末期，以色列社會在制度和文化方面開始出現非軍事化的徵兆；軍隊失去重要地位及其他社會監督單位日漸增加重要性。人們失望於無法提供一個安全保障的環境給他們的孩子；厭倦於生活在一個嚴格求取勝利作為中心思想的社會。
- (2)昔日的社會面臨未來世代的挑戰—1990 年代教育系統明顯區分兩種不同意識型態：一是國家-世俗的 (追求多元的和實用的教育，屬穩健派，願意和巴勒斯坦共處)，一是國家-宗教的 (大以色列思維—從地中海延伸到約旦河，基進立場)。這樣的分裂反映出猶太復國主義對立的觀點和不同的價值及目標，也反映在以色列歷史的教學。
- (3)1995 年 Zimmermann 課程—大量降低種族中心主義的教學，提供文化的多元主義；將猶太人歷史放入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不再是

分離和單獨的主題；從以往國家書寫及單一觀歷史敘事，走向對傳統國家記憶的批判觀點。

(4)2007年新歷史課程—沒有任何講道、反覆灌輸，而是鼓勵學生和老師去判斷和評價歷史事實。然它幾乎不處理常見於猶太復國主義者敘事觀點中「問題的」、「破壞性的」歷史知識；雖然名為「新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但在處理以色列—阿拉伯的衝突和以色列戰爭，其謹慎小心可見一斑。

- 8) 培養歷史思維是邁向冷靜和解的第一步。老師必須清楚學生在「思考歷史」及形成歷史評論時的想法。培養學生思考將有助於引導學生理解：歷史知識是被創造並流傳下來的；老師可以加強學生的敏銳度，和加強學生識別歷史學家透鏡般觀點的能力，特別是去意識到那些歷史解釋的不完全性。

=====

#### ◆討論議題

- 1) 從以色列歷史教科書與課程的爭議，反觀臺灣，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歷史課程的爭議？（其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否在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歷史敘事，來「由下而上↑」匯聚集體記憶或是「由上而下↓」建構集體記憶，成為一套堅定的中心思想作為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論述及對國家未來認同的基礎？）
- 2) 歷史教學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面是，教育政治社會化目的，形塑集體記憶與認同，另一方面是，培養歷史的批判素養，挑戰當代社會和政治中不容爭辯與傳統慣例的一面。如本文作者認為：歷史教學有可能導致無能為力，造成一個僵凍、單向度的現實圖像，但也有可能作為一種十分重要的辯證張力，在「歷史是批判分析」與「歷史是集體記憶」之間持續地對話。而除了這兩個面向之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內在矛盾存在嗎？

## 十字路口：以色列歷史教科書與課程

A crossroads: history textbooks and curricula in Israel.

### ◆摘要

近年來，以色列歷史教學的改變及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版，所引起的爭議風暴遠超過教科書內容本身。這些爭議顯示了以色列自 1990 年以來社會變遷的特徵。爭議的重點在於**歷史課程實際上成為一種關於集體記憶空間的文化戰爭**（the history curriculum are actually a culture war over the ‘space of collective memory’）。這個空間是基本國族認同和社會未來意象發生的戰場。許多跡象都顯示，建立政權後的以色列，開始對強制灌輸基本教義派的猶太—錫安主義論述（Jewish-Zionist narratives，即以色列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復國運動主義）作為統一的記憶感到厭煩。但是，在建國六十一週年的今日（1948 年建國），仍沒有其他一套堅定的論述可取代猶太復國運動主義。

這篇文章主要探討，以色列的歷史教學依然面臨爭論的原因，在於一種相互競逐的理念彼此之間的拉鋸戰。文章將討論到歷史教學越能一開始面對受害的、刻板印象的、防禦的觀點釋放自由，則學生越能發展成為具有獨立的和批判思維的歷史思考者，如此一來才能給年輕人培養和平教育的機會。

### ◆關鍵詞

歷史教育/史料編纂/集體記憶和認同/和解/難控制的衝突/批判的歷史素養/先入為主的判斷（prejudgments）/衝突的文化

### ◆非單純事件：以色列歷史教學爭議

1999 年以色列三本新通過教育部審定的九年級歷史教科書被納入 1999-2000 學校課程，此事經由〈紐約時報〉教育編輯 Ethan Bronner 以一篇名為《Israel's history textbooks replace myths with facts》當頭版新聞（1999/8/14）報導引爆以色列國內軒然大波。報導中評論了新教科書內容有關一般猶太復國運動主義（Zionism）的歷史的各種看法，及猶太人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特別是關於以色列戰爭。雖然這個標題不正確但文章卻帶來國際媒體轟動，引發如潮的評論與採訪，甚至後來這篇報導獲得來自 SFCG 非營利組織（1982 年設立，專門在協助世界九個區域的對立衝突）調查新聞類的國際獎項。

這三本新歷史教科書在以色列國內被斥責為挑戰了猶太復國運動主義路線的正確性，引發各方沸沸揚揚的討論，及學界、官方對歷史教學的討論，後來並引起一派人要求拒買教科書，另一派人認為拒買是打擊民主的價值和思想的自由。2000年11月以色列國會的教育委員會一致決定延後其中一本新教科書（由教育部課程部門出版的 *World of Changes*）的選用，直到書中大部分的「曲解」獲得修正。

新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課程的輿論討論和事件結果，可歸因於短期的政治動機，但就長遠的理論觀點，以色列歷史教學之爭，反映出該社會真正努力想去同時處理社會變革的過程和關於未來認同的問題。最激烈的爭議環繞在歷史課程與教科書的書寫方式，特別是關於猶太—阿拉伯的衝突、以色列的戰爭、及許多年來被排除在全國公眾輿論之外的一些團體的故事。

2009年對建國六十一週年的以色列而言，承擔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特殊意義。作為外來移民之國，建國的第一個十年面臨生存挑戰，社會因此發展出一套信仰、立場和情感來適應外來衝突的情境；形塑本身的合法化及為生存而奮鬥。某種程度而言，許多難以控制的衝突都源於實際利益的衝突，正是這點應該被討論，因為這些利益衝突所製造的衝突，在心理層面會惡化和持久。敵意、害怕、與缺乏信任根源於對敵人的無知，和被泛泛論述的無知知識所強制的結果。在這樣的勢態下，大膽的改變方式是不被考慮的，調和的歷程是不被提倡的。面對著這樣的背景，唯有改變觀點、刻板印象、歸因和負面情緒，才可降低衝突火焰而允許和平過程能成熟與發芽。

#### ◆歷史遺產 vs. 批判的歷史素養

歷史作品的目的向來非常實際：藉由人類維持生活的一套方式保存延續感，以形塑過去共享的集體記憶。除此之外，歷史也向來被視為一種極重要資料，用來理解和引導當代的發展。

隨著歷史作為研究學科的發展，已由道德說教轉向開展歷史知識的視野，與此同時，歷史應該是(對過去人事物)講究方法與批判的研究，亦或應該是(對過去與當代)形塑心智態度的培養工具，兩者之爭成為歷史學科內在的緊張關係。當來到實際的歷史教學，這樣的內在張力可能成為對立利益者之間無法決斷的矛盾和衝突：一方面，對國家共同體的定義及個人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可與奉獻，歷史書寫與教學扮演著一種形成性的角色；另一方面，教歷史的目的是提供個人重要工具，以發展真實、獨立的理解，來挑戰當代社會和政治中不容爭辯與傳統慣例的一面。亦即，歷史教學的內在矛盾，有可能導致無能為力，造成一個僵凍、單向度的現實圖像，但也有可能作為一種十分重要的辯證張力，在「歷史是批判分析」與「歷史是集體記憶」之間持續地對話。

在公立學校，歷史教學應該投入對話到什麼程度？Halbwachs(1992)建議

應分辨兩種集體記憶的不同，一種是自然而然由下(from below)匯聚而成的集體記憶，另一種是從上(from above)建構而來的集體記憶，並流傳給後世作為必然要接受的遺產。他將歷史與集體記憶完全區分開來，集體記憶能陳述「我在那裡(I was there)」，而剩下的就是歷史。依他的看法，所有事件、經驗和觀感，是人與人之間用定義記憶的語言所形成的聯繫關係。其他學者則分析歷史與集體記憶之間的互惠關係，強調集體記憶的角色是現行歷史研究和當代政治優先考量之間的媒介，依此分析，歷史應該限制了集體記憶創新的可能性。然而，當以集體記憶為特徵的政治評論不斷加強時，歷史也會被用來挑戰記憶。有時，由於缺乏覺察，往往使處於記憶和歷史的十字路口，很多的交通問題無法處理。

記憶具有深沈的元素，當這些元素發展為成熟的社會力，就會要求透過教育系統來教導這些官方的、民族的敘事。但是教育系統不只承載歷史，它還受各種可能的溝通媒體和資訊媒介的影響（家庭或社區的論述、電影、文學等）。因此，歷史教育的各個面向都被呈現在教學過程：不斷具體化團體記憶之動態的一面、鑲嵌在傳統遺產和官方敘事中道德觀的一面，以及這個學科最迫切需要的一面，即分析批判的能力。

歷史教科書是有力的工具，可以生產意義、接合價值，及作為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觀念論述。而試圖發展學生批判能力的歷史教學，將歷史知識視為一種理智的、社會的、政治的實踐。批判的歷史素養可培養學生非常重要的洞察力：因為歷史敘事是由觀察者詮釋的一種開放性對話，透過洞察力將有助於闡明歷史敘事的不完整性。在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是，以色列政治化教育的建制(political-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教育主管當局至今仍視傳統文化遺產的灌輸為主要的歷史教學目的。相對地，其他學術與教育遊說團體則強調，歷史教學的批判面向。換言之，在以色列的環境脈絡下，歷史教學是各種期望和衝突傾向變得劇烈差異化的一個中介管道，例如關於以色列的戰爭、以色列奮鬥求存的途徑、作為民主的公民社會應具有的形象等議題。

在 1950~60 以色列建國年代，政治化教育建制的觀點與學術領域、教師們是一致的；在 1970 年代，歷史教學逐漸形成傳統灌輸與批判分析的分野；到 1990 年代之前，在傳統文化灌輸的教育立場與學者專家及學術圈希望培養批判的立場之間已有明顯的隔閡。正是這種隔閡在 1990 年代末，引起大眾沸沸揚揚的爭論。

### ◆教歷史是為國家大業服務

「人民就是軍隊」曾經代表了以色列建國第一年人民求生存的基本事實。實際上一個動員的國家，是建基在個人、家庭、社會與國家之間模糊的界線。雖然以色列年輕一代漸受西方民主洗禮，但移民先鋒者的道德思想與精神，仍被保留下來並領導著國家教育的敘事，這個思想精神即是一種「新

猶太人」的意象 (the image of “the new Jew”) —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先鋒部隊。構成反大離散 (anti-Diaspora, Diaspora 是指 1904-1948 年古猶太人的大流散) 的基本態度是認為, 新而更好的猶太人種已經誕生在以色列這塊土地上一猶太人民被教導說: 在建立新猶太人天賦的理想大業中, 歷史已經賦予他們決定性的角色。

早期猶太教育系統標誌著「教育為一種目的(education for a purpose)」, 團結的任務擺第一, 排除任何暗示舒適和放縱的價值體系; 必要的自我犧牲和涉及的痛苦都是賦予生命意義; 在鬥爭中連死都要有目的。「從流亡返回故居建立政權」(returning from exile to sovereignty) 是猶太復國主義完成猶太人求生存所建構的一種新歷史的敘事。所以 1954 年以色列歷史教學核心是以猶太人的以色列 (Jewish-Israeli) 的種族中心主義為主, 歷史課程完全地是為國家大業和動員社會的建構而服務。1954 年的課程中包括討論以色列建國之前那段時期的 53 個次要主題: 14 個是普通歷史、39 個是猶太歷史; 而且大部分的歷史給大離散 (Diaspora) 時期一種負面的觀點, 而給猶太復國主義者一種獨特歷史的重要性。

最特別的是歷史課程試圖去建立一種地方的共識(consciousness of place) 以連結以色列的新舊故鄉。以色列這塊土地被一種神話的、虛構的再現所形塑, 不是投射出一種歷史領土的實體, 而是一種基於聖經和所謂世代渴望的意象。猶太復國主義試圖統合單一論述, 主要焦點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提出及國家政權的建立, 都是征服非猶太人 (異教徒) 的一種革命過程, 也是達到其夢寐以求的歷史實現。如此一來, 出自於聖經上的以色列歷史所建構的事件與人物, 被認同並連結到猶太復國主義大業, 被當作是一種國家的文化使命。這種歷史連續感和共享猶太人命運的敘事, 使得 1948 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被視為是一種舊有傷痕的安定與沈澱。

歷史中的戰爭總不免被二元化為對立的兩派: 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戰爭。以色列戰爭被賦予以寡擊眾 (the few against the many) 的完美典範並被變成一種十分重要的價值; 以寡擊眾合法化那些勝利者、榮耀了那些犧牲者, 並建立起團結和振奮人心的模式, 成為一統國家—社會的黏著劑; 利用「少數對抗多數」這種基調來慶祝各種勝利, 並建立起這個動員社會的集體記憶。更有甚者, 1950 年代在發展新以色列人 (the new Israeliness) 的歷史共識時, 排除了猶太殉教者的故事情節, 或給他們投以負面的眼光; 甚至大屠殺 (二次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 在 1950 年代也不被列為學校歷史教學的一個主題。

1950 和 1960 年代的學校教育系統明顯區分「我們」是「好」的以色列人、「他們」是「壞的」阿拉伯人。歷史課程和教科書對於猶太人—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是一種複雜、多邊的議題, 並沒有提供整體性的解釋作為參考;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循環的暴力, 在託管時期 (約兩次大戰期間) 被描述為「騷亂不安」和「集體屠殺」以反對猶太人犯下的老謀深算、欺騙和

煽動者（煽動未開化的阿拉伯世界）。這些借自猶太歷史傳統描述的觀點，視阿拉伯世界有組織的對抗行動（對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一種歹徒般合夥襲擊的行動（"gang" action）。「以寡擊眾」是支持以色列得勝者社會的中心思想，他們認為勝利代表正義的必然結果，而新猶太人（the "new Jew"）落入這些世代刻板印象的陷阱，強加這種刻板印象要符合一種嚴苛的、任務導向的意象，甚至不惜窄化其發展的視野和個人的認同。

### ◆教育系統卸下其制服

1960年代見證了動員的以色列社會，其獨塊巨石形象首次出現裂痕；從原本一個集體的、目的取向的古老 Yishuv 社會（泛指 1948 年以色列獨立建國之前的社會），逐漸被一個具有美歐現代化特質的、個人主義的、成就取向的社會所取代。1967 年的 Six Day War 是以色列教育體系邁向成熟的開始，並延續至 1980 年代中期，這期間，人們對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衝突議題逐漸覺醒、進行直接接觸、相互研究對方的世界，以加深彼此的理解。在阿拉伯教科書的描寫，已減少對以色列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的描述，但仍保留有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的描述。

與此同時，披著制服外衣的以色列國家共識開始摧毀。〈The Seventh Day〉小冊子針對 Six Day War 戰事（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對阿拉伯國家的挑釁作出反應）點燃公共討論與文化對話：我們參加的每場戰役和被告知的故事中，我們總是以弱擊強、以寡擊眾（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the few against the many），但事實上從不同觀點看，我們是強者面對弱者（we are the strong facing the weak）。還有 1973 年的戰爭（以色列擊退阿拉伯郡國同時從三條戰線發動的全面攻擊）以及 1982 年黎巴嫩戰爭（因加利利北部居民屢遭恐怖份子襲擊，以色列採取行動，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南黎巴嫩搞恐怖活動的基地），這些戰爭的防衛性和正當性，在以色列境內廣泛引起爭議和討論。

1975 年的新歷史課程強調思考、紀律和價值，並且強調教育部與學術社群合作的特色，這種合作代表開放歷史教學朝向批判辯論的重要一步。1975 年撰寫的歷史教科書包括對傳統猶太復國主義「事實」的某些改變：在神話中出現裂縫，當猶太復國主義的移民開始時，巴勒斯坦一直都是荒廢的空地，而且許多數據資料挑戰神話中所謂 1948 年以色列獨立建國戰爭是以寡擊眾、以少抗多。

1980 年代末期，以色列社會在制度和文化方面開始出現非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的徵兆；軍隊失去重要地位及其他社會單位日漸增加重要性，包括媒體、國家審計單位、軍事的人權擁護者、法律系統，和其他人民團體等監督單位等。左派與右派之間對於爭議的戰事和意識型態的分裂，加劇彼此在責任和承擔義務的道德思想上產生裂痕。這個道德思想被建國以來的國



家世代 (statehood generation) 的失望所取代，他們失望於無法提供一個安全保障的環境給他們的孩子；他們厭倦於生活在一個嚴格求取勝利作為中心思想的社會。

### ◆ 昔日的社會面臨未來世代的挑戰

1990 年代的教育系統已明顯區分為兩種不同教育意識型態走向：一是國家-世俗的 (state-secular, 追求多元的和實用的教育，屬穩健派，願意和巴勒斯坦共處)，一是國家-宗教的 (state-religious, 大以色列思維—從地中海延伸到約旦河，基進立場)。這個分裂反映出猶太復國主義一種對立的觀點和不同的價值及目標，也反映在關於以色列歷史的教學。

1991 年政府的歷史課程改革委員會成立，Zimmermann 擔任主席。1995 年開始實施 Zimmermann curriculum (提供 middle and high school 學生)，被視為一種轉化的歷史課程，大量降低種族中心主義的教學，提供文化的多元主義；將猶太人歷史放入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不再是分離和單獨的主題；從以往國家書寫及單一觀歷史敘事，努力走向對傳統國家記憶範疇的批判觀點。

另一個由政府委員會完成的新課程 (主要提供 high school 的 10-12 級學生) 在 2007 年提出。這個課程沒有任何講道、反覆灌輸，而是鼓勵學生和老師自己去判斷和評價歷史事實。然而，它幾乎不處理常見於猶太復國主義者敘事觀點中「問題的」、「破壞性的」歷史知識；雖然名為「新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但在處理以色列—阿拉伯的衝突和以色列戰爭，其謹慎小心可見一斑。

至於論點更超前的一本教科書則審查沒有通過，它從阿拉伯的觀點描述 1948 年的以色列獨立建國戰爭，並且堅稱戰爭一直都不是以寡擊眾、以少抗多。

綜合前述，以色列的歷史教學已有改進，但是，它明顯地仍在衝突的傷痛之中游移：游移在歷史遺產的口述和批判的歷史素養之間；游移在反覆灌輸一致化的霸權敘事和歷史研究裡擴展批判分析的角色以減少課程與實際生活之間的隔閡。

### ◆ 培養歷史思維是邁向冷靜和解的第一步

歷史課程的規劃者和編著者應理解教科書是複雜、充滿對立：受歷史批判研究的影響，也受當代政治考量和教育教導的影響。在當代教科書仍找得到過去的神話、記憶儀式，及國家刻板印象。而一般民主國家的求取和平及過常態生活，在阿拉伯人民卻是陷入分裂國家認同的迷宮之中，這當中需要努力去培養一種歷史批判思維的能力、和解共生意識的覺醒，及年輕族群積

極建構公民責任的意願。這是十分重要的必然需求，對以色列的歷史老師而言，不論在學術內容或教學方法上，都將面臨著令人難以克服的挑戰。

歷史老師相信學生不會是一張白紙等待著填滿，而是他們對於國家歷史的因果關係都會有一些立場，這些先入為主的判斷（prejudgments）將會影響歷史課的呈現方式與討論，歷史老師需要去澄清這些判斷，以引導學生學習。亦即，老師必須清楚學生在「思考歷史」及形成歷史評論的時想法。培養學生思考將有助於引導學生理解：歷史知識是被創造並流傳下來的；老師可以加強學生的敏銳度，和加強學生識別歷史學家透鏡般觀點的能力，特別是去意識到那些歷史解釋的不完全性。

在一個擁抱生活的民主國家中，教歷史的目的不是要徐徐灌入某一特定觀點或是嚴苛的意識型態立場；相反地，教歷史象徵一種民主思維的教育，亦即，歷史教育是用來培養批判的能力和複雜的觀察力，以便面對多種機會時能有明智的、獨立的選擇。

=====

## ◎ 以色列簡史

### \* 以色列建國

- 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起因於東歐猶太人屢遭迫害，而西歐猶太人則對形而上的解放運動越來越失望。到 19 世紀末，猶太復國主義逐漸發展成為「政治運動」—號召猶太人回歸以色列故土，恢復其民族的生活方式，並應獲得世人的公認。
- 由於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鼓舞，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開始返回故土，在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開墾荒地，建立猶太人社會、生活制度，及使用希伯來文作為日常生活用語。
- 1918 年，一次世界大戰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國際聯盟授權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地區。
- 國際聯盟承認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以色列故居）有著歷史性的關聯，英國也允諾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
- 巴勒斯坦地區人口，約 70% 是阿拉伯人，約 30% 是猶太人和基督教徒。
- 託管的巴勒斯坦地區自 1929 年開始，逐漸產生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生活上、經濟上的衝突；猶太人大量購買阿拉伯人的土地，使阿拉伯人流離失所，仇恨漸生。
- 歐洲與美洲的猶太人也逐漸遷移回到巴勒斯坦生活。
- 猶太人開始受到阿拉伯人的恐怖主義和暗殺行動。
- 二次大戰據估計約有 400 萬猶太人遭受德國納粹集中營更大的殺戮。
- 二次大戰後，英國交回巴勒斯坦的託管給聯合國解決，英國撤軍。聯合國提議該地區由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分配，但阿拉伯不同意。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國撤軍結束統治後，5 月 15 日猶太人立即成立新國家—以色列共和國。
- 在建國不到 24 小時，五個阿拉伯國家的軍隊入侵以色列，以色列損失慘重，但打贏了。1949 年 7 月根據停火線與每個接壤的阿拉伯國家，分別簽訂停戰協定。

### \* 阿拉伯世界的反彈

- 1967 年 Six Day War 戰爭  
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對阿拉伯國家的挑釁作出反應。
- 1973 年戰爭  
以色列擊退阿拉伯郡國同時從三條戰線發動的全面攻擊
- 1982 年黎巴嫩戰爭  
因加利利北部居民屢遭恐怖份子襲擊，以色列採取行動，摧毀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在南黎巴嫩搞恐怖活動的基地。

\* 中東和平之路

- 1979 年  
以、埃簽訂和平條約，結束兩國長達三十年的戰爭狀態，並且建立外交關係。
- 1991 年  
美國和前蘇聯共同召開「馬德里和平會議」，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及巴勒斯坦代表皆出席盛會，開啟中東地區國對國及地區性談話。
- 1994 年  
以色列、巴勒斯坦簽署協議；以色列、約旦簽定「和平協定」，結束 46 年的敵對（1948~1994），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 2000 年  
以色列將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大約 43% 的領土歸還巴勒斯坦；以色列部隊從黎巴嫩南部撤軍，結束長達 22 年的佔領。

## Israel's History Textbooks Replace Myths With Facts

By ETHAN BRONNER

Published: August 14, 1999

<http://www.nytimes.com/1999/08/14/world/israel-s-history-textbooks-replace-myths-with-facts.html?scp=26&sq=Bronner&st=nyt&pagewanted=1>

**JERUSALEM, Aug. 13**— Few ideas are as deeply ingrained in Israeli culture as the one summed up by the Hebrew phrase "meitim mul rabim," or "**the few against the many.**" Schoolchildren have long been taught that the Jews have always been surrounded by enemies and that their victory over five Arab states in the 1948 War of Independence (1948 年獨立建國戰爭) was a near miracle of David-and-Goliath proportions.

But the start of this school year marks a quiet revolution in the teaching of Israeli history to most Israeli pupils. New, officially approved textbooks make plain that many of the most common Israeli beliefs are as much myth as fact.

The new books say, for example, that it was the Israelis who had the military edge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hey say that many Palestinians left their land not -- as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aught -- because they smugly expected the Arab states to sweep back victoriously, but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and in some cases expelled by Israeli soldiers.

The books freely use the word "Palestinian" to refer to a people and a nationalist movement, unheard of in the previous texts. They refer to the Arabic name for the 1948 war -- the Naqba, or catastrophe -- and they ask the pupils to put themselves in the Arabs' shoes and consider how they would have felt about Zionism. Finally, the books no longer separate Jewish and Israeli history from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but weave them into a single tapestry.

"Only 10 years ago much of this was taboo," reflected Eyal Naveh, a history professor at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one of the new ninth-grade textbooks on the 20th century. "We were not mature enough to look at thes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Now we can deal with this the way Americans deal with the Indians and black enslavement. We are getting rid of certain myths."

The "new history" approach that Professor Naveh and other new textbook authors are using in their descriptions of the Israeli-Arab conflict is 10 or 15 years old. It has gained a growing following among academic scholars, and with a somewhat larger public after the 1993 Oslo peace accord (1993 年奧斯陸和平原則宣言，概述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的自治安排) between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But while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revisionism by scholars is one thing, the inclusion of their perspective in school books is clearly something else. In all countries, and especially in new ones, school is typically viewed as a place not just to learn but also to be imbued with civic and patriotic spirit.

The fact that these new books are currently being assigned and bought without advance publicity about the changes says something about Israel's sense of its own maturity. But it seems likely that when the books' contents become known in the coming months, controversy will ensue.

"Why not just translate the Palestinian books for our children and be done with it?" fumed Aharon Megged, a novelist and outspoken critic of the new history, when he was read a passage from a new textbook. "This is an act of moral suicide that deprives our children of everything that makes people proud of Israel."

The passage to which Mr. Megged was reacting was from Mr. Naveh's book o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On nearly every front and in nearly every battle, the Jewish side had the advantage over the Arabs in terms of planning, organization, operation of equipment and also in the number of trained figh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The approach of earlier textbooks is typified by the following from a 1984 Education Ministry book on the years 1939 to 1949: "The numerical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conflict was horrifyingly unbalanced. The Jewish community numbered 650,000. The Arab states together came to 40 million.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ere doubtful and the Jewish community had to draft every possible fighter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mmunity."

This shift in perspective is common to the work of the new historians, who are relying on newly opened state archives and the emotional distance of a young generation.

Instead of portraying the early Zionists as pure, peace-loving pioneers who fell victim to Arab hatred, the new historians focus on the early leaders' machinations to build an iron-walled Jewish state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for non-Jews living here.

The controversy that this narrative has generated mirrors the wider dispute in Israel between those who favor more concessions to the Arabs and those who fear that such concessions place Israel's legitimacy and its very existence at risk.

But the arrival of the new textbooks also mirrors the growing acceptance of some new history by Israelis. Last year (1998), when the country marked its 50th birthday, a television series known as *Tkuma*, or rebirth, offered a more complex and less varnished version of Israeli history than had typically been shown. And a new military history book of Israel by a group of mainstream military historians has just been published that explodes several key myths about Israeli military feats.

Michael Yaro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history curriculum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ays the issue is one of historical accuracy; he calls the changes salutary. He took up his post five years ago, during the lib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and quietly continued his work after Benjamin Netanyahu, a conservative, was elected in 1996, finishing approval of the new books just as Ehud Barak, who is in Mr. Rabin's mold, was elected in the spring.

"We are beginning a new era in history teaching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Israeli textbooks, the picture is not black and white," Mr. Yaron said. "That was an important goal of mine when I came, to make sure the Palestinian perspective was included.

"My second goal was to end the practice of separately teaching Jewish and Israeli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and world history on the other. It was absurd. We used to spend one year teaching the Holocaust and the next teaching World War II. Now we will teach Jewish history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other events. This doesn't minimize Zionism. It puts it in context."

Mr. Yaron's department began integrating Jewish and world history for middle school in its sixth-grade texts several years ago and is finishing this project with the new ninth-grade books that have just been printed. Since ninth-grade history class is devoted to the 20th century, when Israel was formed, this is the year when controversy may be expected.

Israel has a number of state-approved school systems and the new books will only be used in the mainstream secular system that serves about 6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ligious state system and the strictly-observant systems that operate with state approval and funds will not use the new books, meaning that the divis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sectors may be aggravated further.

There are three new competing ninth-grade history books for the secular system, one from the ministry's own publishing division and two produced privately with ministry approval. All three take a much broader, more textured approach to Israeli history than textbooks have in the past. New books for the 10th through 12th grades are due out in the coming year and all take the new approach of integrating Jewish history with world history.

One ninth-grade book is "Passage to the Past" by Kezia Tabibyan, which not only mentions the 1948 massacre carried out by radical Zionist forces in the village of Deir Yassin, something Ms. Tabibyan says had never been done in a ninth-grade text before, but also engages in a kind of historiography by asking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 use of myths in nation-building.

"If I want to educate the citizens of Israel after 2000 they must know that there is another point of view about things like our War of Independence," Ms. Tabibyan said. "They must deal with Deir Yassin (德爾雅辛大屠殺，1948年4月9日猶太軍事攻擊巴勒斯坦-阿拉伯約600人的村落). They must know that there was another people that had their life here."

The ministry book, edited by Danny Jacoby, is in some ways the most radical of the three. Its discussion of why the Palestinians became refugees includes the sentence, "There were also localities in which the Jewish fighting forces conducted expulsion actions." The book also discusses how Jews from North Africa and the Arab world felt mistreated by European Jews when they came here.

Clearly, part of what is driving the change in history texts is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peace effort. The accords between the Israelis and the Palestinians call on each side to fight racism and provocation and instruct their populations in coexistence.

Yet one issue that has most troubled Israeli commentators is the fact that the Palestinians are still using old Jordanian and Egyptian texts which never mention Israel and often portray Jews as evil and bloodthirsty.

An Israeli group called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recently published the findings of its study of Palestinian textbooks. In one textbook on Arab history, the group noted, is the sentence, "The best examples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ld are Nazism and Zionism."

Another book, for sixth graders, says, "One must be careful around Jews because they are lying traitors."

Khalil Mahshi,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Palestinian education ministry, said he is troubled by the anti-Semitism (反閃族性格氣質；閃族尤指猶太人) that appears in the books used by Palestinians but noted that new books are being written.

"We are not rewriting our school history books," he said. "We are writing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It will take a few more years because we are just forming committees to set up the guidelines."



Asked if the new books would include Israeli perspectives on the dispute, Mr. Mahshi begged for indulgence, saying that while the Palestinians want to be treated as equals,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equal to that of the Jews.

"We are attempting to be as objective as possible," he said. "We should be living a new reality, taking a more mature view, but to do that means overcoming pain. To see the Zionist movement as having an equal right to our land as we do is to embark on a personal journey to history which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It took me a long time and even then I am not there. Israelis are changing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it. They are now so rich and powerful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be magnanimous and say, 'O.K., there are people here we haven't treated well.' But when you are still dealing with daily difficulties and view them as the fault of the people next door, can you afford to be so magnanimous?"

Chart: "REVISIONS: School's In, Old History Is Out" Some examples from the new textbooks for most Israeli ninth graders that shed a different light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LD** -- "Not on a Silver Platter" From National Home to Sovereign State 1939-1949 by Yoseph Ofek (Israeli Education Ministry, 1984) "The numerical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conflict was horrifyingly unbalanced. The Jewish community numbered 650,000. The Arab states together came to 40 million.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ere doubtful and the Jewish community had to draft every possible fighter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mmunity."

**NEW** --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Eyal Naveh (Tel Aviv Books, 1999) "On nearly every front and in nearly every battle, the Jewish side had the advantage over the Arabs in terms of planning, organization, operation of equipment and also in the number of trained figh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OLD** -- "Not on a Silver Platter" "When the turnabout came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Jewish community began to get the upper hand, the flight of Arabs began. Whole Arab neighborhoods were abandoned. The Arab cities of Ramle, Lod and Jaffa were abandoned. Arab villagers left."

**NEW** -- "Journey to the Past" by Kezia Tabibya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999) "In places where there wer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Arabs, a clear order was given not to expel the residents. . . .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residents of Ramle and Lod received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pg. A5)

